



陸探心考

四
一
七

二

15
121
2



伊藤卓三
藏書之印

陔餘叢考卷四

陽湖 趙翼

私印

四書別解數條

四書經朱子作註之後固已至當不易然後人又有別出見解稍與朱註異而其理亦優者固不妨兩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錄數條於此大學缺格物致知一傳董槐謂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移於聽訟吾猶人之下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則此一章但有脫簡而無缺文更不必補矣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朱注以為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句文義不相貫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轉楊循吉謂宜

門 曾
號 121
卷 2

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體之父歿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記者則卽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孫奕示兒編亦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宰予晝寢李濟翁資暇錄作晝寢謂繪畫其寢室也則下文朽木糞土之牆似更關合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利固聖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與字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與

者乃命與仁也子路從而後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句當在至則行矣之後蓋子路再到時不見丈人但見其二子故以不仕無義之語告之不然既無人矣與誰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致怨於何不用也孟子去齊宿於晝考之史傳齊地無晝名者邢凱玘齋通編謂當作晝而引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護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救之亦卽此地然則晝之當作晝實爲有據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云晝當作晝而以劉熙注爲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惠謂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

重一勿忘字古書如無逸篇登生則逸三字文更有致
馮婦搏虎章周密癸辛雜識謂平為善作一句士則之
作一句野有象逐虎作一句如此則下文其為士者笑
之正與士則之相照應以上數條皆與朱註異者父在
及荷篠馮婦三章為最優

子見南子

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
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足以相悅而愠
於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自類乎兒
女子之詛呪者揚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
謂子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

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
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不當
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晚之者又覺
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愠見君子亦有竊
手之意正同以為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
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
子乃直告之曰子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知
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愠志而愠愴
夏南蓋即南子之悞而所謂愠志愠愴
亦只愠無聊之意非
以見淫人而不悅也

束脩二義

束脩有二說其以為十脔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束脩

之問不出境及少儀其以乘壺東脩一犬賜人者又教
梁傳東脩之問問不行於境中而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
東帛一籩酒一壺脩一案爲東脩之禮又開元禮皇子
東脩束帛一籩五匹酒一壺二升脩一案三脰皇子服
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
於先生敢請見此脰脯爲贊之証也宋夏英公鎮襄陽
胡且以音簪廢在襄英公以精練十足贈之且還其五匹
英公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所解束帛寥寥之義同
於東脩束脩則十脰之脯束帛則卷其帛屈爲兩端五
匹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於隱淪之義也此亦十脰爲束
脩之証也然漢書光武詔卓茂日前密合卓茂束身自

脩執節誠固鄧后紀有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
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
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皆以整束
脩飭爲訓卽以之釋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能飭躬者
皆可教也於義亦通至杜詩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束脩
訖無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爲
臣子忠孝交不諂瀆陳崇奏頌曰自初束脩折節行仁
賈堅謂荀羨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則又皆以束脩
爲十五歲以上蓋十五乃入學之年入學必用束脩遂
爲故事也

子畏於匡記載不同

子畏於匡史記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正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孔子之朱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外傳云趙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圍孔子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終而圍解按甯武子乃魯僖公時人距孔子且百餘年孔子何由使從者假其名以免難史遷之附會固不必論至趙簡子將殺陽虎以孔子似虎而圍之光屬不經左傳虎奔晉適

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平家語亦謂孔子以趙簡子好利必溺虎之說而從其謀以致禍敗今者虎之事趙鞅也鞅納蒯賸於戚容迷失路陽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鄭也陽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與戰乃止虎之事趙簡子見於左傳者如此並無獲罪於趙之事也而韓非子又云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而之趙趙簡子迎以為相左右諫以為不可簡子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不敢為非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則虎且有功於趙氏豈有致其攻圍之理况虎事簡子多年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為虎乎匡之地風俗通以為魯邑顏會以為左陳留亦皆非晉

地簡子又何從而要截之則外傳之說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簡子亦不經見則家語之說亦不可信朱註但云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洵平斟酌盡善矣

執圭

論語執圭注謂諸侯命圭按考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八寸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夫所謂朝覲者諸侯親朝覲於天子也朝覲執則非朝覲皆不得執也非朝覲不得執則諸臣聘問益不得執也又按興瑞及玉人琢圭璋八寸

以頒聘鄭注琢文飾也象來曰頒特來曰聘賈疏謂此上公之臣執以頒聘於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頒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琢文爲飾耳據此則諸侯之臣頒聘於天子用琢圭也頒聘天子用琢圭豈有聘鄰封反用命圭者聘禮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琢之而已曰琢之者卽所謂琢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琢圭則八寸侯伯命圭七寸琢圭則六寸也然則惟諸侯親朝覲天子用命圭其遺臣頒聘天子及聘鄰封則皆用琢圭論語注以聘問所執爲命圭者誤矣國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問倘一時分聘數國又

安得如許命圭耶

乱臣十人

乱臣十人古本無臣字唐開成石經亦尚無之考馬融
鄭康成註論語皆云有支母而劉原父以為邑姜王西
莊云蓋因唐時俗本誤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
邑姜也然北史齊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與齊業武明追
蹤周乱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乱臣為邑姜唐以
前已有此解

彭祖即老聃

論語竊比老彭諸家註釋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
正義謂即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祖也

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老彭即彭祖明矣邢
昺疏一云即老子也此其說蓋據世本史記世本云彭
祖姓篋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而史記老
子傳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以
是參証知其為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
嘗問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動云聞諸老聃可見
論語述古之老彭即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彭祖
在殷已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篋鏗聃則李耳
既為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殷末聃名見於周末
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
為顓頊元孫陸終第二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

彭鏗對雉帝何饗王逸註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又論語疏亦謂堯時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臯之列彼可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若以鏗耳名各不同爲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特名鏗矣太史儋見秦獻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卽老子也則又不特名耳矣安在錢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容以舌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剛亡商容殷紂時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武王時爲柱下史是周初已爲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王饗彭祖二事鼎足篆東澗二字是成王時或猶稱

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亡唐固謂伯陽甫卽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書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關爲關合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矣莫知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疏所云壽七百歲者猶第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荆川云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

歸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論老子問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為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為彭祖也精意於養生治身服水精餐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近世道家修煉實本於此人徒以五千言中無此術遂謂道家者流偽托於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為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典禮猶龍之嘆且疑疑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是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西域為浮屠天神遺以好女堅卻不受曰此但草囊盛血耳又齊書顧歡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來日精入國王夫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興焉是

又開佛氏法門矣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教之間迭遷屢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聃合著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日吾正以其誕生而證之也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嬪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二人出焉彭祖則左脅所出也而元妙內篇記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顧歡傳所記淨術之孕亦割左腋夫安知非即女嬪剖生一事而記載者各轍諸傳首遂分見若三降生即書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即尾生

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高誘註淮

南子尾生魯人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
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蓋嘗守
磴磴之信者則尾生即微生高無疑也漢書古今人表
作尾生高吳師道亦謂即論語微生高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氏曰狃一作
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即左傳之公山不
狃也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
滯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逐
之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
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
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
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讎陽關以叛季寤
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構陽虎發難而
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
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至
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叔孫先墮邱季孫將墮費於是乎不狃及公孫輒帥
費人以襲曾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語姑蔑不狃反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狃之以費叛

也而是時孔子已爲可寇方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王鑿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可見其心尙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爲之說子路之墮賈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卽據城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真偽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用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母亦類是

羿鼻非夏時人

羿善射，奡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泥之子，其說始於孔安國，而朱註因之。蓋據左傳羿代夏政，而恃其射川寒泥爲相，泥乃取其國衆殺羿而烹之。泥因羿室生子澆及豷，使澆滅斟鄩，後夏臣靡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遂滅澆，與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跡顯然，而澆與奡聲相近，澆亦被殺於少康，遂并以澆釋奡也。按古來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呂覽黃帝時大撓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黃帝時有羿也。許慎說文云：羿，帝嚳射官，賈逵亦云：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嚳時有羿也。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大日，下殺猗猗，其說雖荒幻，然必因堯時有善射名羿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各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卽夏之羿也，使以爲一人，則自黃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从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棗，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爲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夏之事，則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泥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奡，孔氏恃以聲相近，遂據以釋奡。按澆或音驍，或音

聊或音交集韻雖有冪之音以爲寒泥子王逸註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此皆因孔註而侯附之未可以爲確也而澆之盪舟不見所出正義云孔莊謂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冪盪舟盪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然則孔註以澆能盪舟不過就論語本文而別無所據依也而陸德明音義於舟朱傲云字又作冪蓋古字少傲冪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冪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旣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冪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淫于家則丹朱與冪二人同淫樂也吳氏之說真可謂鐵板註脚矣傲之不得其死雖無可考然傲與冪之音相同旣不比澆與冪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與盪舟尤爲針孔相對則南宮适所引冪盪舟實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泥之子斷可識也則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時之羿本可知也况引羿冪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時兩人則卽以爲夏時之羿亦無不可也而冪爲罔水行舟之傲則確不可移矣按天問覆舟斟鄩句王逸註奄若覆舟言取之易也顧寧人則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謂天問所云覆舟斟鄩者正指此安國時竹書未出故註爲陸地行舟也則澆之覆

舟與暮之盪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風乎舞雩

論衡云說者謂潛者浴沂水也風乾身也然周之四月乃歲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乎蓋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與風之事本易啟人疑余另有說在周時列國用夏正條內若王充所云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杲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則亦爲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赤非爲邦歟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爲歲二月此欲

賓其龍見而雩之說龍見在二月故牽強附合如此惟悅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日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則浴沂蓋卽三月祓除也韓昌黎註論語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閻百詩謂曲阜亦有溫泉但距沂尚七里朱子初欲註浴爲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溫泉焉乃仍以爲浴云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子川乎按此諸說惟上巳祓除最爲近理至王棠疑爲白晝中裸身而浴則又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

擊于繚缺或以爲殷人

大師擊等適齊適楚適蔡漢儒多有以擊等爲殷末人者班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卽引師擊等以實之且云齊楚蔡者乃追記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擊于繚等師古亦以爲紂時人而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又引方叔鼗鼓等註之并云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諸儒家往往乖別則以擊于繚缺等爲殷末人固非無稽矣然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則又

卽指擊于等且孔子嘗學琴于師襄又云師擊之始則八人中已有二人與孔子同時者可知八人皆曾樂官而非殷人也漢儒徒以商本紀有紂時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之語遂以此八人爲殷末誤矣鄭康成又以爲周周平王時人更屬無據至其遠適之由註家皆以爲周衰樂廢夫子正樂之後諸伶人皆識樂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日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然則四飯乃天子之制今魯亦有四飯則僭越已甚諸人之去其卽以此而不特以樂職之紊亂歟

其父攘羊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父死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不亦悖乎荆王聞乃赦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葉公所稱攘羊之事也而記載不同亦可參觀**莊子盜跖篇**亦云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魯諺

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醜也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

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當時諺語蓋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魯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嘆然則始作俑亦起於魯俗

尊孟子

孟子書漢以來雜於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為學科其表略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料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

孟子其端發於楊綰韓愈其說暢於日休也日休又嘗請以韓文公配享大學則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畝之宅

孟子五畝之宅注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起於趙岐又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爲廬舍而食貨志蓋又因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甯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爲廬則邑中不宜尙有五畝當是田與邑各半故謂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爲廬舍而城邑之居亦二畝半也然孟子一則曰五畝之宅再則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注亦曰五畝之宅並未有言

二畝半之宅者明是五畝爲一宅矣若邑中之宅僅二畝半何不直言二畝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水既以二畝半爲廬舍則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又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邑中所謂廬舍者蓋不過茅於壟間爲憩息地而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在穀梁傳之說亦未嘗無本蓋據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謂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廬在其內明是以公田爲廬舍不知中田猶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則爲田內自邑而言田中并不過如田間云爾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卽云疆場有瓜見此廬之近於疆場也曰廬則非宅

可知也。曰有瓜則不樹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詩云：「籩彼南畝，曰彼南畝者，從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畝半廬舍，井竈葱韭皆具，又何必從邑中而往籩乎？若謂自廬籩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煩籩乎？且婦子皆處廬供饁，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更何以云什一乎？將注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否乎？以此數者參証，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

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畢出然後歸入。亦如之。其說本**尚書大傳**所謂春作時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也。或者據此以為農夫畢出於田野則宜有在廬籩餉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農夫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每日晚出晚歸不宿於廬舍可知也。且籩餉必係婦子若自廬籩田則婦子應俱在廬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餘子畢出而不及婦子，則婦子之不在廬舍可知也。田中無二畝半之廬舍益可知矣。

負戴

孟子不負戴于道路，注負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時甚疑之，蓋習見內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獠擔

裸

物皆用木架負于背架有兩皮革而以兩臂挽之架上
又有形如牛枷者附於頸而以皮條從後縛于額以固
其所擔物能負重行遠若使之肩挑則一步不能行矣
乃知負戴之實有其事也然此乃苗獮所為孟子何以
知之意當時中國人擔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湯

割烹要湯註但引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
滋味說湯按戰國以後爲此說者甚多不特史記也莊
子湯以庖人籠伊尹楚詞涉江篇伊尹烹於庖厨韓詩
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
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負鼎其言之最詳者莫如呂氏春

秋具備篇云伊尹嘗居於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佚氏女
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卽伊尹也長而賢
湯使人請之有佚氏有佚氏不肯湯乃娶婦于有佚氏
有佚氏喜遂以尹為媵湯乃祓之於廟燔以燿火鬻以
犧豕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至味曰君之國小不足以
具之爲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糝糝
之美者有鮑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鱖東海之鱠之類菜之
美者有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之類和之美者有招搖之
桂越駱之苗之類飯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
類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崑崙之井之類果之美者有
沙棠之實雲夢之袖之類而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

此所謂說湯之亂也。然當時諸說亦有不同者。屈原離騷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叔師注：后，殷湯也。伊尹始仕，因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湯也。天問篇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水，得彼小子，去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叔師注：小臣，謂尹也。湯東巡，從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濱之木數句，則云：小子謂尹也。尹母娠，身夢神女告之，見竈生鼃，則急去。已而竈果有鼃，母遂東走，回顧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後，有小兒啼，人取養之。既長，有才有莘氏，惡其從木中出，因以媵女嫁於湯也。由呂氏之說，則有莘不肯以尹與湯，湯結以姻好。

始以尹為媵也。由王氏之說，則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惡之，以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如是得句觀之，則呂說為是。以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句觀之，則又王說為是。蓋本無稽之事，言人人殊，固無從究其是非也。

王良卽伯樂

王良以御趙簡子得名。孟子所謂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趙簡子納蒯瞶於衛，郵無恤御。既戰，簡子曰：吾伏弣，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郵良卽郵無郵也。而杜註：郵無恤云王良也。則郵無恤卽王良也。國語：簡子如晉陽，以尹鐸不墮壘將救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

免難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是伯樂卽郵無止也而韋昭註郵無正云卽郵良也註伯樂云郵無正之字也然則孟子之王良卽左傳之郵良郵無恤左傳之郵無恤卽國語之郵無正本一人而伯樂則其字也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註內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是也乃顏師古旣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而又以伯樂另爲一人何哉

市井

市井二字習爲常談莫知所出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註疏亦未見分晰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然後入市也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言之也按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此說較爲有據

七八月之間旱

七八月之間旱朱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蓋以戰國時猶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時列國已不用周正而晉之用夏正又在列國之先說見春秋列國用夏正條內魏自晉分習用夏正已久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可見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則孟子在魏對襄王所謂七八月者卽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

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謂夏正五六月正係望雨甚
殷至七八月則非所急不知處暑以後禾苗將秀其待
雨更切於五六月是孟子所謂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
以夏五六月釋之則未知魏人不用周正也

陔餘叢考卷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史記一

班彪謂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
卿士特起則曰列傳是蓋以本紀世家列傳為史遷創
例然文心雕龍云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則遷
之作紀固有所本矣今按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
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
百里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
是遷之作紀非本於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
正遷所本耳又衛世家贊云予讀世家言云云則遷之

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創也惟列傳敘事則古人所無
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孟子曰於
傳有之謂古書也左公穀作春秋傳所以傳春秋之旨
也伏生弟子作尚書大傳孔安國作尚書傳所以傳尚
書之義也大學分經傳韓非子亦分經傳皆所以傳經
之意也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為傳
又漢世稱論語孝經并謂之傳漢武謂東方朔云傳曰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東平王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
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其專以之敘事而人各一傳
則自史遷始而班史以後皆因之然則本紀世家非遷
所創而列傳則創自遷耳叔皮乃以為皆遷創例何耶
又遷書名史記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
子世家所謂因史記作春秋是也

史記二

史記高祖本紀先總敘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
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即帝位後則稱上
後代諸史皆因之其實此法本於舜與未即位以前稱
舜即位之後分命九官即稱帝曰古時雖樸畧而史筆
謹嚴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尚有一舜曰者正
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謂此帝乃舜也又顧命康王未即

位以前稱子釗卽位後卽稱王亦是此例

史記三

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於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繫天下之重輕也其傳孟子雖與荀卿騶忌等同列然敘忌等尊寵處卽云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又云衛靈公問陣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並稱是尊孟子亦自史遷始也

史記四

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爲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另爲通作傳以此語敘人通傳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跡見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爲通立傳反畧其語於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題遺呂后書至穢褻史記不載爲本朝諱也班書則覲縷述之并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遺其無識更甚遷之優於固豈特在文字間也惟史記

不立楚懷王係心傳殊為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人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其尊為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為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項梁敗於定陶即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即拜為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即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畧不瞻徇是其智畧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敘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班史但改陳勝項羽為列傳而懷王心亦遺之終屬疎漏後漢書列更始諸傳明史列韓林兒郭子興諸傳較為周密矣

史記五

史記堯紀全取堯典典成篇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敘謂擇其言尤雅者故他書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見西王母之事周本紀不載而於趙造父之御見之亦見繁簡得宜然其中亦多有牴牾者舜紀云父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頑母嚚象傲皆欲殺舜其文法不大復乎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

岳薦舜之後而四岳之薦則以其克諧以孝蒸蒸又不格姦是其時頑父嚚母傲弟已皆底豫矣豈復有使之完廩浚井謀殺其身分其財奪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書有此語遂曲爲附會則仍未見其能擇也堯既親睦九族矣據史記所敘世次則舜乃堯之族孫尙在五服之內乃並不收卹而致其陶漁耕稼所謂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聖德之子孫而堯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薦知人則哲之帝堯何至瞶瞶若此耶左傳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國語幕能帥顓頊者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記舜本紀無之又左傳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註云思舜之後也則舜之後在夏時有封於虞者左傳舜宣德於遂註謂殷封舜後於遂則舜之後在殷時有封於遂者子產曰昔虞閔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則胡公滿之父也而史記陳世家皆不載又如契稷皆帝嚳子也契至紂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僅十五世伊尹相湯湯七傳至大戊而伊尹之子陟乃爲太戊相此皆訛舛之顯然者劉知幾謂史記周以王多闕畧無體統秦漢以下始條貫有倫信然蓋上古之事荒遠難稽史冊所垂已殘缺失次而必以意爲貫穿附會之自多窒礙也不特此也劉累以擾龍事孔甲語本荒幻乃載之夏本紀而夏時有窮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爲寒浞所殺浞二子澆

殪一封於過一封於戈夏臣靡起兵滅浞而立少康事見左傳此夏本紀所必當載者乃反無一字僅於吳世家伍子胥語中見之而但云有過氏滅帝相少康奔於有虞以一成一旅中興復位則又遺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傳羿篡位後帝相尚依斟灌斟鄩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滅相相之妻后緡方娠逃歸於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乃滅澆等則自羿篡位至少康復國凡數十年而本紀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紀湯曰吾甚武乃自號曰武王此與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何以異周本紀武王伐紂紂奔鹿臺自燔武王至其死處自射之三發而後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此雖劉裕朱溫之徒尚不出此而武王爲之乎甫刊謂穆王享國百年史記謂穆王立五十五年萌左傳晉獻公之子九人國語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記晉世家則曰八人寧之戰左傳卻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史記則以爲蕭同姪子皆不符合趙武之母莊姬左傳註以爲晉景公姊而史記則以爲成公姊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殺趙同趙括之事若係成公姊其時當已五六十歲尚能生遺腹子乎吳世家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處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長遂起兵相攻伍子胥傳亦言兩女子爭桑而

楚世家則曰吳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吳世家則以卑梁屬楚。楚世家則又以卑梁屬吳。又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下。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進曰有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於是誅數百人。進數百人。而國大治。滑稽傳又以為齊威王卽位荒亂。左右莫敢諫。淳于髡進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則已。蜚則冲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於是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而國大治。此又一手所著書。而以一事繫之於兩人者。淳于髡傳未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孟乃楚莊王時人在。淳于髡前二百餘年。反云孟在髡後百餘年。又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貨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檢者。蓋史遷網羅舊聞。僅編輯成書。未及校勘。是以尚多疎悞。觀於景武二紀及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列傳。三王世家。並傳。蘄列傳。俱未卒業。元成間褚少孫始補成之。則史記本未爲完書也。

伯益伯翳一人

史記伯益佐禹而秦本紀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栢翳伯益爲二人。然

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栢翳一人，則尚書載之。當與稷契臯陶同列，乃尚書所載有伯益無栢翳，而伯益作虞其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昭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栢翳，卽尚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見於尚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乃伯益之封。國史記旣云大費卽伯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栢翳卽伯益也。又按國語羸伯翳之後也，韋昭註卽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則伯翳伯益之爲一人，尤明白可証。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訛也。

路史以伯翳伯益爲二人，謂翳乃少昊後臯陶之子，益乃高陽之第三子，隕斂金仁山則云伯翳卽伯益。秦舜以人爲去，故謂益爲翳也。若以伯翳爲臯陶之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藏，文仲安得云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乎？又以益爲高陽之子，則夏啓時應二百餘歲，禹又何從薦之？是仁山亦以翳益爲一人也。

趙氏孤之妄

春秋魯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左傳謂趙嬰通於趙朔之妻莊姬，趙同趙括放諸齊，莊姬以嬰之亡，故謂同括於晉。景公曰：將爲亂，公乃殺之。武趙武也從姬氏

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宜
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返其田焉左傳
敘趙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國語趙簡子之臣郵無恤進
曰昔先主少罹於難從姬氏畜於公宮智伯諫智襄子
亦曰趙有孟姬之讒又韓獻子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
之讒吾能違兵是皆謂莊姬之譖殺同括並無所謂屠
岸賈也里克殺夷齊卓子時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
之屠岸之姓始見此其後亦未見更有姓屠岸之人仕
於晉者卽史記晉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
族滅之韓厥言趙衰趙盾之功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
氏後復與之邑是亦尚與左傳國語相合無所謂屠岸
賈也乃於趙世家忽云屠岸賈爲景公司寇將誅趙氏
先告韓厥厥不肯而陰使趙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
絕趙氏賈果殺朔及同括嬰齊朔之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匿公宮後免身賈聞之又索於宮中朔妻置兒袴內
不啼乃得免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恐賈復索杵臼乃
取他兒偽爲趙氏孤匿山中使嬰出率賈之兵入山殺
之并及杵臼而嬰實匿趙氏真孤十五年韓厥言於景
公立之爲趙氏後卽武也武與嬰乃殺賈亦滅其族而
嬰亦自殺以報杵臼於地下按春秋經文及左國俱但
云晉殺趙同趙括未嘗有趙朔也其時朔已死故其妻
通於嬰而同括逐嬰史記謂朔與同括嬰齊同日被殺

已屬互異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被難時已有武並非
莊姬入宮後始生而史記謂是遺腹子又異以理推之
晉景公並未失國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宮生
子賈何人輒敢向宮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
時尚有欒武子知莊子范文子及韓獻子共主國事區
區一屠岸賈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
此乎其卽史記之說武爲莊姬所生則武乃趙氏嫡子
也而晉世家又以為庶子晉世家景公十七年殺同括
仍復趙武邑晉年表於景十七年亦言復趙武田邑而
趙世家又謂十五年後則其一手所著書已自相矛盾
益可見屠岸賈之事出於無稽而遷之採庶荒誕不足
憑也史記諸世家多取左傳國語以為文獨此一事全
不用二書而獨取異說而不自知其牴牾信乎好奇之
過也

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誤

史記及孔子家語俱云宰子爲監菑大夫與田常作亂
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則宰子蓋嘗助逆者及閔呂氏春
秋與左傳相印證乃知非宰子事而傳聞之誤謬也呂
氏慎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謂公曰陳常與宰
子甚相憎若相攻則危上矣願君去其一人也簡公弗
聽未幾陳常果攻宰子卽簡公于廟簡公嘆曰吾不用
鞅之言至於此亦見淮南子人間篇而左傳哀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歸卽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諸御鞅謂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
子我杜註闕
正字也逢陳逆殺人遂執之陳氏使逆傷病而遺以
酒肉使醉守者而殺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宮子
我在幄山迎之成子入闕子我於門外公執戈將擊陳
氏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子我歸屬徒攻圍
不克乃出奔陳氏追而殺諸郭陳恒卽田常遂執公於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二書所載同一事也而一
以為闕止一以為宰子則以闕止字子我宰子亦字子
我故呂氏遂誤以此事屬之宰子而史記及家語并不
知其詳又以為宰子與田常作亂而夷族輾轉傳訛正
如鐘盤燭籥之遞誤竟使名賢橫被誣讟成千古之冤
獄由此以觀則韓非子所云宓子賤不鬪而死於人手
韓詩外傳所云柳下惠殺身以成信皆戰國以後誤傳
之詞非實事也

按出常殺子我一事史記於齊世家則全用左傳原
文應亦知子我之卽闕止矣而於出齊世家則又以
闕止為監止以子我為監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
追殺子我及監止是史遷既誤闕止監止為兩人又
誤闕止監止子我為三人宜乎以子我為宰子也然
卽以子我為宰子則宰子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
被殺非黨于常也乃宰子傳何以又云與田常作亂

益可知史記追敘戰國以前之事牴牾舛謬多不可

信矣

又按史記李斯土書二世言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
子于庭東坡志林引之以證宰子傳宰子與出常作亂之誤謂李斯乃
荀卿弟子去孔子不遠所引宜得其實云此亦但明
宰子之非黨於田常而不知宰子本無被殺之事也

齊湣王伐燕之誤

齊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書以為齊宣王此豈有錯誤
乃史記則以為湣王遂致後人紛紛之疑按國策韓齊
為與國篇燕噲以國與子之國中大夫適秦魏伐韓田
臣思曰秦伐韓則楚趙必救而齊可以乘燕之亂是天
以燕賜我也齊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此篇所
言齊王尚未確指宣王而燕王噲既立篇則明言子之
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

語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為宣王無
可疑也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
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為燕昭王報
怨想齊伐燕與燕破齊之事相距不甚遠而湣王在位
二十九年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
為湣王不知此亦在國策特史遷未詳考耳國策言齊
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篇言
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為將破齊
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
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為燕所破者湣王國策原自明白
蓋宣王破齊之後不久即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為

燕所破計其年歲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
史遷漫不加考故於燕世家則云子之之亂孟子謂湣
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兵伐之而
田齊世家則宣湣兩王俱不載伐燕之事忽於湣王二
十九年突出樂毅為燕伐齊一役可見史遷並未細核
年歲遂難於敘次強以係之湣王而不知國策之文原
自與孟子相合也况將兵之章子即匡章也匡章在威
王時已將兵伐秦若如史記所云則歷威王三十六年
宣王十九年湣王二十六七年其人不但歷宦八九十
年平有是理乎

通鑑以史記所載與孟子不合乃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
下十年謂伐燕係宣王十九年事然宣王在位僅十九年
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後二年則燕畔仍在湣王時與孟子所記宣王慙於
孟子之語不合故顧宣人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年此說更屬武斷
古國君在位之年豈後人可憑空增損總由於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
報怨一語遂有此紛紛也以此一語為據則孟子所記宣王伐燕正是實事而史
記移為湣王之誤自不待言
并無俟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楚漢五諸侯

漢高紀帝初定三秦出關劫五諸侯兵東伐楚應劭註
五諸侯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
曰塞翟韓殷魏也顏師古則謂諸說皆非是年十月當
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
又虜殷王卬則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其時雍下
章邯尚被圍於廢邱必不在五諸侯之數也吳仁傑又
謂是時諸侯降漢者凡七河南王申陽降殷王司馬卬
被擄皆以其地為郡韓王鄭昌降以其國封韓王信張

耳脫身歸漢初無兵從皆不得與五諸侯之數惟塞王
司馬欣翟王董翳降漢後卽以兵從而魏豹傳漢定三
秦豹卽以兵屬漢從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信擊降鄭
昌遂封信爲韓王亦以兵從陳餘雖不親至而漢遺以
偽張耳頭卽遣兵從擊楚是五諸侯者乃塞翟韓魏及
陳餘所遣兵也顏吳二說相較吳說似更爲有據然塞
王欣翟王翳旣降後卽以其地置隴西北地等郡與申
陽鄭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則不得尚謂之諸侯也
且彭城敗後二王卽走降楚則其在漢軍中并未必將
兵而淮陰侯傳云漢定三秦出關收魏河南韓卽鄭殷
卽司馬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是五諸侯內又有齊

趙矣然則漢所劫五諸侯乃魏河南韓齊趙也至項羽
贊云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吳仁傑亦未見分晰按羽
本紀牧趙時但云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而不言何
國惟陳餘傳謂是時燕齊楚皆救趙羽旣破秦兵自必
并此諸軍皆將之然僅燕齊及趙三國耳若滅秦後所
封諸侯凡十八九人則又不止五諸侯蓋羽所將五諸
侯當以六國後已立爲王者爲斷當羽救趙引兵西入
秦時韓王成未從其從入關者魏王豹親自引兵燕王
韓廣遣其將臧荼趙王歇遣其相張耳齊亦有將田都
此四國在五諸侯數內無疑其一則別有齊王建之孫
出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封爲濟北王此乃田齊之

嫡孫當亦在五諸侯之列也然則是時田榮雖背楚而羽所將五諸侯齊實有其二也

三戶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蘇林曰但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棟乃以項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擊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戶為地名殊太泥矣曰雖三戶以見其人之少猶將報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戶顏師古註在鄴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戶卽是此地楚之遺民安得在鄴西哉又按左傳趙孟命士蔑執蠻子以畀楚師於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此又另一地也

廣武

楚漢之時地有兩廣武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此廣武在滎陽孟康曰滎陽築兩城相對名曰廣武在敖倉西三室由土是也韓王信懼誅逃入匈奴與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又婁敬傳上以敬言匈奴不可擊以為妄言阻軍乃械擊敬至廣武此廣武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廣武縣是也後漢書周黨及王霸皆太原廣武人又杜預傳詔茂屯在晉陽廣武以備胡寇此晉陽之廣武也

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貴飲則讎其數倍價也按讎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於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間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正與此相類蓋高祖本紀自澤陂遇神至芒碭雲氣皆記高祖微時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隱乃謂貴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又沛公畧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此蓋本徐廣音義史記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獵還音義云黎比也將明之時也按黎黑也黎明猶書所云昧茲時所云昧

且耳楚漢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夫曰雞未鳴正將明而尚晦之候也索隱必援徐廣說訓為比字亦固矣又惠景間侯者年表序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枹木北也枹木皮也喻人主疎末之親如扎出於木皮附於樹也據此則肺腑之義如中山王所云葭葦及蔡邕獨斷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傳蚡得為肺腑索隱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則又與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轉肺為枹轉腑為枹釋之以木札樹皮反失之穿鑿矣

漢書

史記通記古今人物與專記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陳涉

世家項羽本紀蓋已編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爲紀冠於本朝帝王之上究屬非體陳涉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亦難列爲世家班書陳項俱改爲列傳誠萬世不易之體例又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卽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御極七年竟不書雖其時朝政皆出於母后然春秋於魯昭公之出奔猶每歲書公在乾侯豈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廬陵王之遭廢而竟刪削不載者班書補之義例精矣史記鴻門宴樊噲入衛沛公一事敘在項羽紀而噲本傳轉稍略班書則詳於噲傳而羽傳從略以噲之功宜敘噲傳且省兩處複敘也齊悼惠王肥人朝呂后以鳩酒令其爲壽將毒之孝惠欲與俱起爲壽呂后恐乃自起反扈趙幽王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佗姬諸呂女訴之呂后遂召王餓死此二事史記皆詳叙呂后本紀欲以著呂后之忍班書則各敘於齊趙本傳亦較爲得法蓋著作之事創者難而雖而爲之者必更精審也然固亦有疏漏者項籍傳田榮怨楚乃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是彭越之印榮所予也而彭越傳則曰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則又以爲漢子之印矣項籍傳項梁使使趣田榮發兵共擊章邯榮曰楚殺出假趙殺田角田間我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乃不忍殺則項梁之言也而田儋傳乃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

王窮而來歸殺之不誼則又屬懷王之言矣齊哀王起兵誅諸呂使祝午給琅耶王澤至齊而陰令午發其國兵將之澤不得反國乃說齊王願先入長安與諸大臣議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資送之至長安是起兵始於齊哀王澤為所欺始設計入長安也而澤傳又云太后崩澤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而西至梁聞灌嬰屯滎陽澤還兵衛西界遂驅至長安則又似起兵由澤始事矣吳王濞傳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問計於鄧都尉都尉教以以梁委吳但輕兵絕其糧道使吳梁相敝乃以全力制之亞夫從其策是以梁委吳之計亞夫至雒陽後遇鄧都尉始定也而亞夫傳則謂亞夫初受命即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是此策亞夫未出長安早定於胸中不待至雒問鄧都尉矣按吳楚書銳攻梁梁求救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言天子天子詔亞夫往救亞夫仍守便宜自非先秦帝其敢抗詔旨乎則以梁委吳之計當是亞夫早定而吳王濞傳所云問計於鄧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紀元光元年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之初並不與公孫宏同時本紀所云亦誤乎當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按絳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條侯亞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陳皇后廢以

百金奉司馬相如相如爲后作長門賦以悟帝后復得
幸此事宜載之陳皇后傳而竟不書鉤弋夫人被讎送
獄夫人叩頭帝曰趣行汝不得活正見帝懲呂后之禍
剛決如此宜載之鉤弋夫人傳亦竟不書但去有過謹
死史記酷吏傳趙禹張湯義縱同傳故湯傳未書禹免
官後十餘年卒於家見禹之用法尚平也縱傳末書後
一歲張湯亦死見湯與縱之酷相似也漢書旣以張湯
另入列傳不在酷吏內矣乃縱傳末仍云後一歲張湯
亦死有何來歷照應耶又史記不專記漢事故古今人
物臚列不遺班氏旣作漢書則所記皆漢事也乃班昭
續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當
張晏曰老子元默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典禮乃在
第四田單以孤城復全齊魯連之忽於榮利藺子之伸
威於秦退讓廉頗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
寺人孟子怨刺作詩乃反在第三其餘紛錯更不可勝
數又貨殖傳范蠡子貢白圭皆非漢人也乃亦仍史記
之舊一併列之安所謂漢書耶此實班書第一蛇足也
又王莽篡位班書不列入本紀而別爲莽傳附於卷末
固是但其體例仍似本紀敘事後漢張衡以爲莽傳但
應載篡事至於編年紀月宜爲元后本紀此亦創論然
元后歿後莽尚未敗則宜何書衡又以為宜以更始之
號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爲更始作本紀者此却謬論

愚謂是時并不必立元后紀而立孺子嬰本紀為是孺子嬰被更始所殺之歲即光武建元建武之歲年月略

無空缺吏不煩仿史記秦楚之際特立年月表也余既創以為得作史之法及閱文心雕龍有云子宏雖偽要當考惠之嗣孺子誦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則謂王莽傳宜改作孺子嬰紀實有先獲我心者惟孝惠後當立子安本紀之說則不達於理子宏既非劉氏子安得舍真母后而反紀偽主耶

後世修史遂成官書古時如司馬遷李延壽之類則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記為漢書亦是私史至其

子固欲續成其業為人所告誣以私改國史明帝取其書閱而善之乃使固終成前所著是漢書已屬官

書矣其入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詔其妹昭續之又令馬融兄續繼昭成之是續漢書不特班昭又有

馬續矣至其體例刪去世家而存紀傳陳勝項籍俱入列傳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為也見彪本傳

漢高祖有後母

漢書高祖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及呂后為質不見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媪為昭靈夫人漢儀註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媪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也按史記高祖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即萬年邑則漢書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無疑荀悅漢紀則

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萬年耳此尤明白可見高祖無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後母也按史記項羽本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為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雖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泛詞然果無母則何必曰父母乎陸機作漢高祖功臣頌亦云侯公伏軾皇媪來歸謂侯公詵羽乃以其父母歸也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也師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則太公是時蓋有後妻矣為質於楚軍時必與太公同在軍中故曰項王取漢王父母為質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蓋卽北後母也史記

於王陵傳但言太上皇及呂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故不書餘人於項羽傳書取漢王父母妻子者統而言之以紀其實也又史記漢書俱不載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後漢書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廟遣使祠太上皇註高祖父也名端一名執嘉又司馬貞史記索隱謂高祖母溫氏此卽昭靈夫人也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邯鄲趙都也都既失則君托跡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書其奔鄖奔隨齊湣王之失臨淄也書其奔衛奔魯奔莒今兩年之內不書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漢書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謂是景帝母竇太后耶則崩於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時也謂是景帝

廢后薄氏耶則不當云太后且廢后死不書也則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馬相如傳其為禍也不亦難矣亦字亦衍文劉向傳上欲用向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上不字亦衍文也

漢書古本

漢書尚有古本今所傳非其舊也南史劉之遴傳梁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與今本異者數十處其大略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之年月日又按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

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城後古本外戚次帝紀後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英彭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今本無此卷云按蕭琛傳此古本漢書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琢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文字非隸

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則此古本漢書本琛得之於北僧以餉鄱陽王王又轉獻昭明太子者所云今本蓋卽梁代所行與今刻不異至其改古本為今本不知起於何時蓋卽其妹續成時所重為編次耳朱景文校刻時其所校舊本內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與今同則今本卽曹大家所定無疑也

顏師古注漢書

顏師古注漢書考核固詳然亦有紕繆者韓信傳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師古曰直帶一劍更無餘資此特因上文歷敘信貧况遂從而為之說耳按許氏說交杖持也然則信傳之杖劍與張耳傳之杖馬箠蘇武傳之杖節牧羊不過同一執持之義也又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皆畔犯塞所謂恐怒無所信鄉者諸羌以安國肆威皆恐懼憤怒無所信從歸向遂激而成旅拒之變耳王莽傳五威將師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耶怨怒不附正與此相類師古註乃謂諸羌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蕭望之傳蕭育為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及罷出傳石育諸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育案佩刀

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此乃蕭育自負之詞不能承順上官詣曹瑣瑣猶孔文舉謂曹操曰孔融曾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韋孝寬謂祖珽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語氣正相類耳師古註乃謂育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須召我詣曹乎覺轉失語氣矣男子之稱固有作無位之人之稱者如後漢書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晉書忠義傳吳興男子沈勁然不可概論也又趙禹傳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詣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此不過謂公卿有來謁者禹終不往答也師古注乃曰以此意告報公卿是竟以報謝二字屬下句謂禹自明此意於公卿間矣不亦太迂遠乎又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詣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張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六年廷尉李光此卽舉溫舒爲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朋經通災異得幸見李尋傳後爲司隸嘗奏趙昭儀賊害王子又劾王根王况其去元鳳時已六十餘年亦不聞其爲廷尉也張氏之解亦誤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葛洪云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記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王鑿因推論之謂班書寔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選中所載

多不稱何其長於史而短於文及觀葛洪所云乃知漢書全取於歆也新唐書顏遊秦乃師古之叔嘗撰漢書決疑師古註漢書多取其義許觀因追論之謂游春許觀漢書盡取其義是師古註實遊春註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創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待此二書也北史蕭該撰漢書音義又有包愷亦精漢書學者以蕭包一家為宗新唐書姚班傳班祖察撰漢書訓纂後之註漢書者往往竊其文為已說班乃著紹訓以發明之是唐以前註漢書者已多并不止游秦也師古同時又有劉伯莊劉訥言及秦景通兄弟皆名家景通晉陵人與弟暉俱精漢書時號人秦君小秦君學漢書者非其所授以為無法此又師古同時之精漢書者也又房元齡以師古註太繁今敬播撮其要為四十篇後王勃以師古註多誤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後漢書

後漢書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於藉手其先有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又奉命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單于西羌地里志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又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十四篇號曰漢紀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

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後漢書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恭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先武至孝獻作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漢紀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宏作後漢紀三十卷宏自敘所采書除謝承司馬彪華嶠謝沈外尚有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及諸郡先賢傳等書是後漢之紀載不下數十種成書旣多採擇自易兼有遷固爲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爲皇后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負謂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論寔天下之奇作然其編輯亦多所未當如鄭康成一代大儒鄭興賈逵亦深於經學乃不入儒林傳興逵仕於朝有事蹟可紀入之列傳猶可也康成屢徵不仕不人之儒林而編爲列傳可乎卓茂魯恭郭伋杜詩張堪廉范皆以吏績著而不入之循吏傳或以其官不以吏終也然班書循吏傳黃霸不嘗爲丞相乎未邑不嘗爲大司農乎陽球奏誅宦官王甫等剛正嫉惡不避權勢自當與李固杜喬等同傳乃列之酷吏可乎旣有逸民傳矣孔休劉宣諸人避莽不仕蜚遐終身何以不列入而僅附於卓茂傳之末乎旣有方術傳矣而楊厚傳通篇皆敘其

古驗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術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
明年為更始元年又明年為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
始即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則光武應
是六十三歲而本紀乃云六十二歲誤也虞詡傳中常
侍張防擅弄威柄詡劾奏反為所誣下獄拷掠宦者孫
程張賢知詡無罪乃奏白其寃時防在帝後程即此曰
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則程乃宦寺之賢者此事至今凜
凜有生氣程既另有傳此事何不載之本傳中乃反詳
於詡傳乎徐穉傳陳蕃為豫章守請穉署功曹蕃在郡
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陳蕃傳則云蕃
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士前後郡守皆不能致惟蕃
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則懸之而敘蕃守豫章時略不及
徐穉事何也又陳蕃傳小黃門晉陽趙津乘勢犯法太
原太守劉瓚案其罪殺之則此乃劉瓚事也而王允傳
云允為郡吏晉陽趙津放恣為一郡患允討捕殺之則
又作王允事矣蓋是時瓚為郡守允為郡吏共成此事
而傳不晰言之竟似兩事矣又十志乃劉昭取司馬彪
所作以補范書者增百官及輿服志是矣刑法藝文亦
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為作志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
述於何考乎此又補註者之失也

後漢書二

史遷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倣之亦於

各紀傳後作贊是班之贊卽遷之論也乃范書論之後
又有贊贊之體用四字韵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
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
於各紀傳之下以滅其踵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
篇各有引謂所以自明作書之本意云爲此事作某本
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世家列傳班書因之
又謙而改作爲述亦所以明作某紀某傳之意故論贊
之外以此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范書之贊則非爲此
但於旣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韵語耳豈不辭費乎

後漢書註

後漢書註乃唐章懷太子賢集諸儒張太安劉訥言格
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成之見唐書
章懷太子傳按梁時有王規嘗輯後漢衆家異同註續
後漢書二百卷又劉昫集後漢同異註後漢書一百八
十卷吳均又註後漢書九十卷則唐以前註此書者已
多章懷註蓋又本諸書也

陔餘叢考卷六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國志

陳壽三國志雖稱善敘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誤魏武紀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人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儀及其衆皆降是劉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畔應袁紹略許下此一篇之中前後相戾者也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費禕禕而魏齊王芳紀及蜀張疑傳俱作郭修孫盛魏氏春關壯繆傳將軍傅士仁使人迎權而吳主傳及呂蒙傳俱

作士仁

楊戲季漢輔臣贊亦同

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異者也

魏武紀建安十三年冬孫權爲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遣張熹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也而孫權傳是歲命周瑜程普與劉備俱進遇曹公於赤壁大破曹軍曹公遂北還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陽權自率衆圍合肥踰月不能下曹公遣張喜來救權退則又赤壁之戰在先而合肥之圍在後矣歷考諸將傳先赤壁後合肥是吳志爲是乃壽一手所撰何以舛誤若此呂蒙傳權與蒙論取徐州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不虞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操必來爭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按操破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間至關壯繆鎮荊州則在十八年是時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尙有新破諸袁未暇東顧之語此更不待辨而見其牴牾者也漢高祖母於起兵時死於小黃高祖卽位之五年追謚爲昭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爲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后之稱乃呂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傳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皇后則又以皇后爲高祖所追尊矣又於魏晉事多所迴護高貴鄉公之被弒也但云五月巳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雖壽仕晉不得不爲本朝諱然齊正

芳之廢先敘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圍於皇太后則高貴鄉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及世語以註之竟似考終寢殿者矣然猶曰爲本朝諱也若魏郭后之死由於明帝之追怨其譖殺已母甄后故通殺之令被髮覆而以殯如甄后故事又華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宮取伏后后匿複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弑之此皆魏朝舊事亦復何所忌諱乃於郭后傳但云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絕不及被逼之事而華歆傳亦無一語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於考終行弑者混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諱皆不書必待後人之追註則安用作史耶至裴松之註二國號稱詳覈其進書表云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宋書并記文帝閱其書曰此可爲不朽矣然鍾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註中自應補入而裴註不及一字華歆從逆姦臣管幼安視之殆猶糞土則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兩人品識之相懸本傳旣遺而註亦並不及則世期之脫漏亦多矣

晉書并註

舊唐書云房元齡與褚遂良奉詔重撰晉書乃奏取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而參考諸家成之其體例則多德棻所定書成凡一百二十卷太

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
撰當時號爲詳洽李淳風深明象緯所修天文律歷五
行三志尤精核然論者猶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詭
繆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爲艷體此其所短也今更
取其書按之尚多有舛錯者懷帝紀永嘉五年東海世
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沒於石勒而東海王越傳毘及
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此兩處不同必有一誤也又
安帝紀義熙十三年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十一月赫連勃勃
大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死之是年十二月帝崩而
天文志星變事驗云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
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朝
史朱齡石諸軍陷沒紀志所書互相違錯今以宋書武
帝紀并劉穆之朱齡石兩傳參考之則穆之先卒高祖
後還繼受宋公九錫之命及齡石被虜之歲月與安紀
無不昭合則志文之敘事顛倒顯然可知又天變事驗
云隆安五年閏月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
又鳴按隆安之號止於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
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敷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干丈松
雖礫硠多節日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則此語本以稱
和嶠也而庾敷傳則又以此語爲稱温嶠之辭蓋因和
嶠温嶠二名相同遂不覺兩傳錯誤耳今者和嶠歷官

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敳傳云
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按惠帝紀司空越為太傅在永
興二年數佐府正當此時也計和嶠之卒已踰一紀何
從見而嘆之耶惟時溫嶠官品甚卑數知其材堪大任
故為之延譽耳則此語當屬之溫嶠而和嶠傳所云當
從茂柝晉書之誤卞壺傳王式繼母前更適式父
父將死母求去父許之遂終喪而還前夫家前夫後妻
之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此事甚晰式之繼
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則其前夫安得又有後妻當
是前夫之妾有子養之至終耳乃稱為後妻措詞殊混
又王坦之傳簡文帝崩詔大司馬垣溫依周公居攝故
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王彪之傳又云孝武卽位
太皇太后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具封還內事遂
止按坦之既毀詔於前何以又有降詔之事此必一事
而分繫之兩人耳亦晉書之失檢者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二書但記本國而隣國之事僅書其與本國交涉
者其他雖興滅崩立亦不書卽與本國交涉之事於魏
則書索虜於魏主則書虜僞主或書虜帥拓跋某而宋
書列傳後并立索虜傳與鮮卑吐谷渾同齊書列傳後
亦立魏虜傳與芮芮氏羗同此宋齊二書體例也魏書
則詳記本國而隣國大事亦附書然於東晉諸帝已斥

其名於宋齊梁諸帝則書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
蕭衍於西魏及周亦斥名曰竇炆曰黑獺列傳後亦立
島夷劉蕭諸傳與匈奴劉聰鐵弗劉虎等同此魏書體
例也梁陳二書則不復稱索虜而稱國號并於魏齊周
諸帝皆稱謚號然梁書亦但詳本國而於北朝之事除
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諸帝之崩立及大通二年
爾朱榮之弑胡太后立莊帝中大通二年莊帝殺爾朱
榮又為其黨所弑等事一概不書陳書則兼紀蕭詧一
國如天嘉三年梁王蕭詧死子巋代立則書而天嘉元
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齊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
亦一概不書此又梁陳一書體例也北齊後周二書則
不惟兼記隣國大事并書隣國之君曰某帝如周書大
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子澄嗣是為文襄帝武成元年
書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為文帝之類齊書天保七年
書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八年書陳霸先弑其主自立是
為陳武帝之類此又周齊二書體例也南北二史則更
為周密南史不惟兼書魏事凡燕涼等國興廢亦書如
宋永初元年書是歲西京亡景平元年書是歲魏明元
帝崩之類是也又兼記鄰國年號使閱史者一覽瞭然
如宋元嘉二年書是歲魏神慮死年之類是也北史亦
兼記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晉恭帝禪位於宋之類
至於高齊紀則兼書南朝而并及後周之事如天保七

年書魏恭帝遜位於周八年書梁主遜位於陳之類周紀亦兼書南朝而并及北齊之事如明帝元年書梁敬帝遜位於陳武成元年書齊文宣帝殂之類他如燕涼等國之興滅亦一一附書此又南北史體例也至各史所書帝號又有不同者宋齊魏三史於本國之帝皆書廟號如太祖高祖世祖之類而隣國則斥其名梁陳周齊諸史則於本國書廟號於隣國書謚號南北史則本國隣國皆書謚號此又各史書帝號之體例也各史書法又有窒碍者史記漢高祖微時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即位乃稱帝此本於尚書舜興及康王之詔最為古法齊書則自蕭道成微時以至為帝皆稱太祖梁書自蕭衍微時以至為帝亦皆稱高祖殊無分別宋書於蕭道成未封王以前即書齊王如昇明二年給太傅齊王三望車三年加太傅齊王羽葆鼓吹而下乃書詔太傅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齊書於蕭衍未封王以前亦即書梁王如中興二年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封十郡為梁公則更書王在前封公在後書法混淆莫此為甚梁書于陳霸先未封時皆書其官號為司空則書司空陳霸先為丞相則書丞相陳霸先此較為合法北齊書書法亦有失之者魏莊帝時孝武及文帝尚為王不應即稱其帝號乃高隆之傳云太昌初隆之為驃騎將軍與西魏文帝飲酒忿爭文帝坐以黜免

竟似隆之與帝王對飲而帝被廢矣孝靜帝時高歡高澄皆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于歡已書神武于澄已書文襄則似東魏同朝有兩帝矣西魏時宇文泰亦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亦書周文帝如河陰之戰書西魏帝與周文並來赴救則亦似西魏同朝有兩帝矣周書亦然此皆書法之失檢者也北史於魏紀書渤海王高歡安定公宇文泰較為斟酌得宜又南北兼書隣國大事固屬周密然亦略無分別凡本國之事及隣國交兵通使與本國相涉者自應按其月日依次而書若隣國興滅崩立之類於本國無涉者則第於一年之末附書是歲某國某事所以別內外也乃南

北史以隣國之事亦與本國之事一例順敘于每月每日之下殊無界限矣此例惟魏書最為得法周齊二書亦與南北史同

按齊梁書自微時至為帝皆稱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漢書高祖本紀亦是如此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事

宋書書北魏為索虜書魏主為偽主為虜帥說已見前其於交戰及通和之事亦多迴護如檀道濟之奔退則書道濟引軍還魏主之自瓜步還則曰索虜退走其過盱眙則曰索虜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遣使來聘則云索虜遣使請和泰始三年魏人來聘則曰索虜使獻方物是也

元徽二年魏大來聘則又書北國使至趙倫之王懿等傳又稱魏太武為魏主體例亦不書

齊書亦然如

建元二年索虜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虜寇朐山之類是

也而於魏人來聘及遣使聘魏之事則并不書如承明
二年魏人來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事見南史一概削之梁
書則不復稱索虜如天監二年魏寇司州之類皆書曰
魏然於南北交兵處遇勝則書敗則不書如天監五年
魏宣武帝從弟率眾來降將軍劉思效破魏軍於肥水
張惠紹克魏宿預城韋叡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
和克朐山城本紀一一書之而是年臨川王宏軍至洛
口大潰所亡萬計宏單騎奔歸事見南史則不書明年曹景
宗葦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則大書特書其
後大同中南北通好但書魏人來聘而梁遣使報聘則
不書如大同二年書魏遣使來聘而不書遣張阜報聘
大同四年遣劉孝標報聘五年遣柳豹報聘六年遣陸
晏子報聘俱一概不書諸報聘者俱見南史蓋當時國史所記各自
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舊文不復改訂也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舊唐書令狐德棻謂高祖曰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
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缺宜及今耳目
猶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修魏史
陳叔達令狐德棻復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
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
史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瑀等
受詔歷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又詔令狐德棻

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
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諸史家議以魏書有魏收魏澹
二家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崔仁卽佐修周史而徵與
德棻又總知梁陳齊各史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
書徵又各為總論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壽自序云貞
觀十七年褚遂良以隋書十志未就奏延壽佐修其時
梁陳周齊隋正史雖已成書以十志未就尚未頒行而
延壽南北史已訖事遂先表上則隋志之成又在延壽
進呈南北史之後按舊唐書高宗顯慶元年五月長孫
無忌等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
第三次修史也

宋書書法

宋書於武帝之卽位也先書晉恭帝禪位詔書策書璽
書下乃云王奉表陳讓晉帝已遜琅琊王第表不獲通
於是羣臣咸上表勸進乃卽位封晉帝為零陵王令食
一郡載天子旌旗行晉正朔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為詔
明年八月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舉哀於朝一
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監護葬以晉禮是武帝
之於晉帝可謂有終始矣按恭帝之禪有司撰詔草成
呈帝帝卽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
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禪位雖迫於
不得已尚是恭帝所願至遜位後居秣陵宮嘗懼見害

與褚后某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乃踰垣入進藥於帝帝不昔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遂以被掩殺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紀絕不書一字使後人不閱褚淡之等傳誰復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倖逃篡逆之罪乎南史改云零陵王殂宋志也文帝之崩亦不書元凶劭之弑但

云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若不參閱劭及徐湛之江湛等傳亦竟似考終寢殿者南史改云元凶劭構逆帝崩於合殿

前廢帝紀書太尉沈慶之薨是時廢帝凶暴欲誅何邁慮慶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齎藥賜慶之死今但日薨亦與考終者何異耶南史書殺太尉沈慶之又孝武紀書泰始七年

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按休仁地處親賢孝武病劇為身後慮故召使宿尚書省遣入齎藥賜死休仁傳既詳

之本紀何得云有罪自殺耶南史書鳩建安王休仁昇明中袁粲王

宜興黃回皆以謀誅蕭道成被殺米書則書袁粲據石頭反伏誅王宜興黃回亦皆書有罪伏誅所謂謀反者

反劉氏耶反蕭氏耶有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則云袁粲謀誅蕭道成不果施見覆滅黃

可彼此錯見也順帝之禪於蕭道成也是日帝居內聞之逃於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閣豎索之帝既出宮人行

哭帝居於丹徒宮齊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監者殺帝而以疾訃齊人德之賞以封邑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

回貳於執政賜死王宜興貳於執政見誅

南史書鳩建安王休仁

南史改云元凶劭構逆帝崩於合殿

南史則云袁粲謀誅蕭道成不果施見覆滅黃

死矣事見南史而宋書則但云帝遜位於東邸齊王踐祚封帝為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建元元年五月殂於丹陽宮竟似授受得其正絕無一毫逆跡本紀如此又無別傳錯見其事若非南史紀載于載下誰復知順帝之被篡被弑之慘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時尚存聞義嘉難作晉安王子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怙以其厄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如禮事亦見南史自是當日寔事而宋書路淑媛傳即路但敘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無一字亦不錯見于他傳可見宋書書法全多迴護忌諱而少直筆也按沈約嘗歷仕宋齊梁二朝其撰宋書在齊武帝永

明中故于宋齊易代之際自不敢直筆即單紀宋事亦有不能不稍存迴護者約嘗疑立袁粲傳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明帝諸鄙瀆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事見齊書王智深傳然則約所撰原文已多刪削也又殷淑儀本南郡王義宣女孝武從姊妹義宣敗孝武密娶之寵冠後宮及卒命謝莊為誅使巫者召見其形於帷中及將執手奄然而逝事見南史宋書并不立傳蓋亦為孝武帝諱之意然何邁尚新蔡公主為廢帝納於後宮詭言薨逝殺一婢送還邁家趙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興王濬文帝子出入宮掖與公主乱倩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文帝遂詔離婚

殺主所生母蔣美人此一事若循殷淑儀例亦應諱而不書乃又詳新蔡於何皇后傳詳海鹽於趙倫之傳何也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敘事有易混者如劉穆之傳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索一軍史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從平京邑則破桓元兵後從入建鄴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別南史先敘克京城次敘入建鄴較為清晰又少帝司馬皇后本晉恭帝女則但云晉恭帝女可矣乃后傳先云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司馬氏為帝已百餘年尚必繫其族望耶王僧綽乃曇首之子曇首既有傳則僧綽傳但云曇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亦豈不贅耶何偃乃何尚之之子也偃既編在十九卷尚之反編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慶之之從子也攸之在三十四卷慶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張劭子暢及從子敷一家而分繫於三卷檀道濟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謝晦謝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則為一人立傳而其家之兄弟子孫悉附焉宋于京新唐書遂倣此例也

宋書繁簡失當處

前史於名臣奏疏之類原有載其全文者如賈誼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關政治卽有關道學至司馬

相如大人賦之類則因其本以才學著稱故存一二以見一斑其他則不概錄也宋書則凡有文字無不收入如王宏傳載其建屯山一議彈謝靈運一疏辭官一表引咎遜位一表乞解州錄一表并文帝答詔一道又辭官一表縷縷幾三千字其議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盜二條既全載原議又兼載王淮之一議何尚之一議宏再折中一議又共二千餘字徐羨之傳載其歸政一表答詔一道再辭一表文帝數罪一詔共三千字傅亮傳載演慎一篇感物賦一篇其三于餘字王微傳載其與江湛一書與王僧綽一書與何偃一書答王僧謙一書其四五千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羨之父屍未歸仕宦不輟一書舉謝綽自代一書彈劉毅一疏議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諫伐赫連一疏共三千餘字裴松之傳載其請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詔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安邊論共三千餘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至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山居賦一篇共萬餘字顧覲之傳載其定命論一篇三千餘字鮮之所議及承天安邊論猶曰有關時事也靈運之載賦猶曰靈運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關係而連篇累牘如此不徒費筆墨乎謝朓傳載其舉兵向關時上文帝一表略見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載其論臺一檄及破到彥之後再上帝一表其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憚辭費

乎既如此纖悉必載矣王宏當國將加榮爵于人必先
謹責若美相盼接必無所諧人或問故曰王爵加人又
相撫勞使是與人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又不微
假顏色卽成怨府此乃宏相業之大者事見南史宋書本傳
反不載何也檀道濟初與謝晦等同預廢立之事後文
帝翻用道濟討晦此中另有轉關南史云帝欲道濟領
兵王華以為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今撫
而使之必將無慮此正見文帝之用道濟及道濟討晦
之由應是當日情事乃宋書反不敘及但云帝討晦道
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道濟至晦兵不戰而潰如
此則道濟纔與晦同事忽又舉兵討晦閱史者何由了
然耶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
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
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瓠城憲
悉力拒守矢石無時不交城中負戶而汲殺賊屍與城
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擊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
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
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夔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
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
日將士眼生瘡體皆乾燥被瘡者不復出血檀道濟等

不敢救乃陷于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傳泰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為當時第一宋書既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既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濬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濬遂促成元凶劾弑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疎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義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

陔餘叢考卷七

陽湖 趙翼 耘菘

齊書書法

齊書於宋齊嬗代之際脩書宋帝禪位策文一道璽書一道齊高帝固辭宋王公以下固請高帝乃許既卽位封帝為汝陰王築宮丹陽行宋正朔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為詔是年五月汝陰王殂追謚為宋順帝終禮依魏晉故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約宋書為成式也然於順帝遜位時猶書是日帝遜於東邸脩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見順帝之禪皆齊之所為而順帝初不知者此

尚存微意也其書齊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則更為直筆蓋子顯本齊宗室其於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孫幾盡固不無隱恨焉故特書以著其惡非刻也至齊和帝之禪梁則書帝事駕自荊州東歸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於外宮梁王奉帝為巴陵王宮於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為齊和帝亦絕無一字涉於篡奪按南史梁武初欲遷帝於南海沈約以魏武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為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齊書乃全諱之蓋子顯是時方為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無足怪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早說以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復為人臣并代為游說褚淵等以成禪位之事見於南史者甚詳而齊書儉傳毫無一字其於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諱之崔祖思常齊高輔政廷議將加九錫祖思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聞而不悅王琨當順帝遜位時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類見此事嗚咽不自勝事亦皆見南史而齊書祖思及琨傳一概不敘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當時民間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語齊書淵傳亦不載甚至淵

傳論謂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謬世情之過
差也則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屬時勢當然而無可議矣
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蓋因已亦以齊臣仕梁若於此
等處直筆褒貶則已益置身無地故為諸臣諱正以為
已諱也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衡陽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應編在高帝諸子
之前乃反編在武帝諸子之後蕭景先蕭赤斧蕭湛蕭
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為列傳其列諸帝子
傳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高帝子
文惠乃武帝子于嶷為從子豈可亂其序乎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仿宋書之例如豫章王
嶷傳載其辭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薛俠轂隊儀仗二
表答表一詔又請以東府新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
詔又因唐寓之反請去州縣苛碎條制一表及薨後竟
陵王子良請加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樂藹與竟陵王
子良一牋共一萬五六千字蕭子顯即豫章王之子為其父作傳故特多表陽王儉傳
載其諫改紫極殿為宣陽門一疏請解領選一表再求
解選一表共二千餘字王僧虔傳載其請正聲樂一疏
請除獄中湯殺人一疏又檀珪乞官一書僧虔答一書
珪又乞一書共三千餘字蕭穎曹傳載其起兵時檄文

一道共二千餘字竟陵王子良傳載其諫遣毫使徵租
一疏請赦逋租省刑息役諫射雉等疏其三千餘字崔
祖思傳載其崇節儉省刑獄定樂律開屯田設史官招
賢才等疏共二千餘字雖多有闕時事然何妨節存之
乃連篇累牘不減一字何以徒費筆墨若此又張敬兒
傳忽載沈攸之責齊高一書齊高答攸之一書王敬則
傳忽載竟陵王子良請罷塘役折錢一表蘇侃傳忽載
齊高塞客行一首更覺無甚關涉毋怪乎愈形其蕪雜
也及其敘事則又有應詳而反略者明帝殺高武子孫
之在外者皆令與籤殺之籤帥之權重若此是當時矯
枉過正一大弊政南史於巴陵王子倫傳述之甚詳而

齊書略無一字明帝病急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
入承福省辨棺材數十具期三更盡殺之上暫卧會子
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未賜諸
王命耶及見子恪顧問流涕乃皆赦諸王得不殺南史
因此特立子恪傳以載其事而齊書子恪無傳僅附於
豫章王嶷傳數語此皆繁簡之失當者也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立傳亦太少如朱買奉命領兵戍甬城謂人曰我
一子當得官人問其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
為世子卽為孝子蓋謂殺賊則有功封被賊殺則有恤
蔭也後守城果與魏軍戰被斬其屍猶據鞍奔還此豈

得無傳乃僅於周盤龍傳內附見之董僧慧為晉安王子懋防閤當明帝賊殺諸王時僧慧欲起義向闕曰此州雖小孝武嘗因之今興師以請蒼梧之罪誰能對之子懋猶豫兵散被殺僧慧號哭為喪殯王元邈欲執之僧慧曰晉安舉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為難僕得為主人死無憾矣願至主人大歛畢退就湯鑊元邈許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歲以小緇為書問消息僧慧見之曰此即君書也悲慟而卒南史載之甚詳乃齊書既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於子懋傳後又如魏孝文至壽陽崔慶遠出城與魏主反覆酬答卒使魏歛兵而去其應對實足華國與張暢在彭城對魏軍李孝伯之語前後正相輝映張暢既立傳於宋書矣此亦豈得無傳乃僅附見於蕭遙昌傳此又略其所不當略也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諸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梁陳二書

新唐書姚思廉傳其父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屬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遺言有詔聽續至唐又奉詔與魏徵等修梁陳二書乃採謝昺顧野王諸書以成之舊唐書謂思廉採謝昺諸家著梁史又推究陳氏傳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則察已有成緒思廉不過取謝顧諸家重為訂正耳如梁書王茂曹景宗蕭穎達張宏策韋獻等傳皆載察舊論陳書武帝紀論文帝紀論亦察原文可見此等紀傳編排卷數亦是察所手定則文字可知也姚察傳亦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歿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博

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蓋紀實也兩朝數十卷書經父子兩世纂輯之功始就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姚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編次亦有失檢處武帝郗皇后傳後卽以簡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於王皇后之下

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
庶母也豈得反叙於後其意不過光皇后而次妃嬪耳
然既敘武帝郝后則丁阮兩妃次於后之下正合體裁
何必先媳而後姑耶丁阮既以帝母立傳矣敬帝母夏
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無傳其於宗室諸王及
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
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
也南康王績廬陵王績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
子從孫後可乎貞陽侯明為齊人所立入主梁祀建號
稱尊未幾廢死不立傳可也昭明之子譽稱帝於江陵
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不便附於本紀後何妨別立一
傳著其興亡乃竟略不敘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
此獨非蕭梁子孫延一脉之緒者耶梁武起兵之初特
蕭穎曹協心建議故無後顧穎曹留鎮西臺使弟穎達
從武帝東下遂克建鄴此為功臣之首乃穎達既有傳
矣而穎曹反不立傳王琳間關百戰始終為梁不肯屈
於陳氏是亦忠於梁者梁書亦不立傳皆疎漏也簡文
帝紀大寶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紀又云大寶二
年九月簡文帝崩問至元帝大臨三日簡文既崩于十
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問此又舛訛之甚者至梁書但
有紀傳而無表志則以當時同修隋書凡列朝各志已
增入隋書內故不復復載耳

按梁書不紀蕭譽蓋以敬帝國亾則梁統已絕譽三世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旣難作本紀若以爲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譽本非叛逆祇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沒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譽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端孫琮又歷隋爲附庸則又安得獨附於周書惟李延壽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譽等人之較爲妥善然北史兼敘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究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明太子傳後備載譽以下三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偽福王及偽魯王以海偽唐王聿鍵偽永明王由榔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旣不予以繼續又不沒其事實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梁書多載蕪詞

梁書敘事雖簡潔然其所載文詞仍循宋齊書舊式故亦不免繁蕪如武帝紀先載齊和帝封梁公脩九錫一詔又策一道百僚勸進一書又勸進一書武帝請嚴選舉一表和帝進封梁王一詔又禪位一詔策文一道璽書一道元帝紀載南平王恪等勸總百揆一廢帝答書一道王僧辨等勸進一表帝答書一道僧辨等再勸進

一表帝再答書一道又討侯景一檄景平後僧辨等再
勸進一表徐陵勸進一表丁貴嬪傳載張纘哀冊文昭
明太子傳載王筠哀冊文以及諸臣贈謚俱載其詔書
如王茂之卒也詔書起語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
追遠前典明誥此已屬浮詞而南平王偉柳慶遠鄭紹
叔呂僧珍孔源休等身後加恩之詔無不雷同令人嘔
噁南史列傳止書贈謚盡削詔詞是以較本書最為醒
日

陳書書法

陳書避諱處太多如本紀梁敬帝之禪也先載封武帝
為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又禪位詔策各一於是武帝
始受禪卽以江陰郡奉梁主為江陰王車旗正朔一如
故事宮館資給務極優隆永定二年江陰王薨詔遣太
宰弔祭絕不見篡弑之迹此問循宋齊梁書之舊例也
然其事終不可沒則應錯見於列傳中按南史沈恪傳
武帝欲令恪勒兵衛敬帝出宮恪叩頭曰身經事蕭家
來不忍見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劉師知傳武
帝令師知往害敬帝帝覺之繞牀走曰我本不須作天
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
情事也乃陳書於恪傳尚載其叩頭數語而師知傳全
不書此事則紀與傳俱沒之矣衡陽王昌之死也實文
帝使侯安都殺之故南史本紀書衡陽王昌沉於江夏

而昌傳亦書中流而殞之使以溺告安都傳則更明書
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此所謂紀實也乃陳書本紀則
但書衡陽王薨昌傳亦云中流船壞以溺薨安都傳亦
云安都請自迎昌濟漢而薨皆隱約其詞而不明書其
被害始興王伯茂文帝之子廢帝之弟也宜帝既黜廢
帝而奪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殺之於途乃陳書本
紀并不書伯茂薨事伯茂傳亦但云伯茂出宮路遇盜
殞之本紀所諱特有列傳錯見其事乃并列傳俱諱之
則何以傳信於後思廉修陳書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
委曲迴護豈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於陳故不忍直書
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又魏書孝靜帝天
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業梁江北郡國皆來屬大行臺
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蕭衍立其子綱
為主是慕容紹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陳書
魯悉達傳云梁敬帝卽位加悉達征西將軍齊遣行臺
慕容紹宗以象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
免按紹宗既卒於梁武被害之歲梁武後尚有簡文帝
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則安得敬帝時尚有慕容紹
宗在耶此更舛訛之甚者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姚思廉所撰而編次却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
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

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故南史亦仍其舊然南史以衡陽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內則非也衡陽乃武帝子應繼大位以陷於魏未歸故不得立及歸而文帝已立遂為所害此豈得僅入宗室內乎陳書特立傳於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從子為質於齊為齊所害附於衡陽傳亦屬位置得宜則陳書編次較南史更精當矣

陳書亦多蕪詞

陳書亦多蕪詞如武帝紀載梁敬帝封帝為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禪位一詔策書一道武帝登極一詔又敕州郡璽書一道封諸王一詔各官進爵一詔南郊大赦

一詔又赦罪一詔賑饑一詔文帝紀登極一詔天嘉元年思赦一詔南郊一詔王琳平後肆赦一詔恤兵一詔減相一詔求賢一詔令僑籍改主斷一詔崇儉一詔春夏停刑一詔二年周文盲侯安都等配享一詔三年南郊恩赦一詔六年修前代王侯墳墓一詔曲赦京師一詔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詔廢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詔二年慈訓太后廢帝為臨海王一詔宣帝太建元年登極一詔二年送流民還鄉一詔軍士年六十免役一詔四年頒兵制十三條一詔舉賢一詔發諸將所部實姑熟一詔建東宮一詔六年肆赦一詔蠲租一詔賑貸一詔九年蠲租一詔十年節財用停工役一詔十一年審

刑一詔大赦一詔崇儉一詔十二年蠲租一詔後主登極一詔重農一詔求才一詔求言一詔禁汰侈妖妄一詔送流民還鄉一詔至德元年改元一詔二年大赦一詔三年修孔廟一詔四年薦舉賢才一詔肆赦一詔微明元年大赦一詔二年訊囚一詔三年隋兵至戒嚴一詔南史於武帝紀但載進相國加九錫一詔一策梁帝禪位一策武帝登極一詔廢帝紀載慈訓太后廢帝為臨海王一詔其他概從刪削第節其事書之是以敘次較為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為稱賞也

魏書

魏書自道武帝詔鄧淵著代記十餘卷太武帝又詔崔浩撰國書二十卷皆用編年體孝文帝詔李彪崔光改作紀傳彪後又有崔鴻王遵業續撰宣武帝又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此收書所本也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國史迄齊文宣時始成象口沸騰號為穢史文宣敕魏書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於是魏書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審收更有回換遂為盧同立傳先特為崔綽立傳至是綽反附出而楊愔傳又增有魏以來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後主緯天統五年以魏收為尚書右僕射武平四年又詔史第更撰魏書按魏書李緯改作李

系蓋以後主諱故避之則知後主時又經修改此又收
三改之本也然則魏書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書尚
蕪雜若此信乎作史之難也隋時又有魏澹所撰魏史
隋文帝以收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撰其義例與收不同
以西魏為正東魏為偽凡隣國之帝不書名太子則書
字平文昭成獻明三帝稱謚餘不稱謚太武獻文被弑
皆直書其事不存隱諱紀傳後不立論贊具見澹傳中
當時號為良史隋時又有盧彥卿撰後魏紀三十卷唐
時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二十卷
今皆不傳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有不盡魏收原本者如孝靜帝紀武定二年以齊
文襄王領侍中以今上為僕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為
尚書令所謂太原公今上者即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
史時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敘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
元年書侯景高放曹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城按獨孤如
願即獨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當金墉被
圍時尚未改名故書其原名似非後人所追敘則亦可
信為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歡薛相國薛九錫高澄薛相
國等事皆大書特書以見其不失臣節而於歡之被控
於玉璧也則書齊獻武王圍玉璧以挑之寶炬黑獺不
敢出略不見敗衄之迹似為齊迴護者於澄之死也書

齊文襄王薨於第略不見被刺之迹似為齊隱諱者則更可信為魏收仕齊時所作也然試以北史核對凡北史所採魏書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書齊事外其餘與北史字字相同毫無竄改且靜帝紀後脩書高澄事帝之無狀斥帝為狗脚朕令崔季舒歐帝三拳及澄入宮責帝反背并遜位後遇酖而崩之事使以為收所作則收是時方諂齊之不暇而敢書此乎又孝靜后傳書帝被酖後后再嫁楊遵彥為妻后即高歡女文宣姊妹也收敢書此乎則魏書孝靜帝紀一卷及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反抄北史者也然魏書孝靜紀內如高歡辭相國等事乃

北史所無則又非全抄北史者劉貢父謂是時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亦北齊時書後人取北史及此等書雜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孝靜紀及皇后傳外如昭成子孫傳一卷明元六王傳一卷景穆十二王傳上卷亦皆與北史相同毫無增損蓋亦取北史以補魏書也惟貢父謂第三卷太宗紀史館舊本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書法與澹傳所載體例又不合較之北史亦不相同則此卷難確指為非收原本也

魏書書法

魏書本紀兼載隣國興滅繼立等事最為明晰然其書法妄自尊大惟西晉諸帝尚稱其帝號以拓跋之光本

受職於司馬氏故書晉懷帝封祿官為代公晉愍帝封
猗盧為代王不能沒也至書東晉元帝則已云司馬叡
僭大位於江南其他如漢趙秦燕諸國斥之為僭為偽
更無論矣然翳槐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納之始得
歸國則猶附庸於石氏也而先已書石勒遣使求和拓
跋珪幼時國破人散賴苻堅分劉庫辰衛辰為二部珪
得依於庫仁以長則猶臣服於苻氏也而燕鳳傳已書
苻堅遣使朝貢珪因劉顯來逼遣安同等乞師於慕容
垂則猶仰命於慕容氏也而已書慕容垂遣使朝貢此
等書法在道武建號以後尚猶有說道武以前部落尚
微追敘者獨不可少為貶損以從實乎至建號以後南

北朝通使等事其於南使之來則書曰某遣某朝貢如
登國六年晉司馬德宗遣使朝貢是也北使之去則書
遣使於某如始光二年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劉義符
是也於宋齊諸帝皆書為島夷如天賜元年島夷劉裕
起兵誅桓元是也按節閔帝紀與梁通和詔有司不得
復稱僞梁可見節閔以前國史所記本是如此然修史
時何妨訂正北史於道武建號以前凡列國之事皆不
書以魏方儕於列國也道武以後始兼書列國而書南
北兩朝皆改隣圍體較為得當矣平文之殂魏書既云
桓帝后以帝得象心恐不利於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
為長子六修所弑但書帝討六修失利微服民間遂崩

昭成為皇子寶君所弒亦但書帝至雲中崩道武為清河王紹所弒亦但書帝崩於天安殿太武為中常侍宗愛所弒亦但書帝崩於永安宮而俱不見致斃之跡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異考終使亂臣賊子從何而懼者北史於昭成則書皇子寶君作亂帝暴崩於道武則書清河王紹作亂帝暴崩於太武則書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庶不為曲筆也又魏書於高齊事尤意存迴護高歡起兵以討爾朱氏為名也則書齊獻武王以爾朱逆亂興義兵於信都又於魏朝加高歡官爵等事書齊獻武王固讓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關又書帝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諂佞間阻遂貳於齊獻武王而絕不著高歡跋扈犯上之迹其於京兆王瑜之子寶炬謂輕躁無行耽淫酒色是時寶炬已為西魏文帝方與齊交爭故極詆之蓋收正仕於齊自不得不曲為袒護固無足責也

魏書蕪冗處

魏書最為蕪冗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有至數十人者如陸侯傳載其子孫馥琇等十六七人李順傳載其子孫敷式等二十餘人以及盧元李靈崔逞封彘皆載其子孫宗族數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譜者所載之人別無可紀但敘其官闕一二語而已則何必多費筆墨耶當時

陸操嘗病其敘諸家枝葉過為繁碎魏收謂因中原喪
亂譜牒遺亡是以其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
不盡然也蓋傳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固時收特以此周
旋耳齊書魏收傳稱收修史時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
被書錄飾以美言與陽休之善則為其父固作佳傳固
曾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劾而收書云固在北平甚有
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嘗納爾朱榮子金故減榮之惡
傳論云若修德義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可見收修書
全以公事市私情而其時同修史者亦互相牽附北史
刁柔傳云柔與收同修魏史志在偏黨凡其內外通親
並虛美過實此皆當日阿徇情事也乃李延壽修北史
已在唐時與諸人子孫渺不相接可以無所瞻徇何以
亦仍魏書之舊臚列不遺耶

北齊書

北齊書亦有數卷亡失而後人取北史以補之者試以
北史核對便自了然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
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齊書本
紀內惟文宣紀與北史繁簡互殊其為原書無疑神武
及文襄紀之前半篇及廢帝孝昭武成後主緯等紀則
與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紀後一論孝昭
紀後亦一論而孝昭論前半篇仍是文宣論核之北史
文宣孝昭二帝總論則一字不差蓋北齊書孝昭紀與

論俱亡後人遂取北史內孝昭紀論補之而論內又未
刪去文宣半篇以致兩卷之間文宣論複出也武成紀
一卷無論後主紀一卷有論而其論係武成後主合為
一論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總論亦一字不差此亦取
北史補之但分卷未分論也皇后傳亦與北史字字相
同惟北史於后傳外兼傳妃嬪此則但有后傳無妃傳
蓋亦從北史內摘出后傳而不及妃嬪耳其諸王傳北
齊書高祖十一王為一卷無論文襄六王為一卷無論
文宣孝昭武成後主諸子合為一卷則有論其論却合
文襄諸子在內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蓋北史自文襄
諸子至後主諸子本合為一卷故合為一論而補書者
但取北史各傳分為二卷而論未及分故文襄諸子有
傳無論文宣以下諸子有論而又兼文襄諸子也其宗
室傳則趙郡清河二王另為一卷其文字與北史繁簡
各殊傳後一論專為二王其為北齊書原本無疑其他
則亦從北史抄出但分卷小異耳北史齊宗室與神武
諸子同卷北齊書以神武諸子為一卷列于文襄諸子
前而宗室傳另為二卷次於後主諸子後除趙郡清河
一卷外其餘諸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蓋北齊原書紀
傳多有以失而目錄具在補書者摘北史以湊合原書
卷數也惟文襄紀後半篇與北史迥異又語無倫次亦
必非北齊書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薨丞相以後據北

史尚有兩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盜刺死今文襄紀則薛丞相後卽敘其致侯景書及景答書下卽敘文襄無禮於魏靜帝之事又不書明年月但云七月還晉陽遇盜而歿則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於鄴而此云還晉陽遇盜歿則又似卒於晉陽矣按文襄與侯景往復書本在梁書景傳內文襄無禮於靜帝之事本在北史靜帝紀內此事本在北齊書高德政傳內北史於德政傳刪之而著於紀其被蘭京刺死一事亦卽在北史文襄紀內蓋補書者全用北史恐人見其抄襲之迹故於此紀雜取諸書成篇以示小異而不知其蕪雜不倫也

按唐初雖修成梁陳周齊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書家罕有能備之者今所傳後魏書北齊書皆宋初取內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觀於胡安國等序後周書謂仁宗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得夏竦李巽兩家本始校正鏤板以行是內府之藏天下之大不遇此數本周書如此魏齊書亦可知有宋鏤板時度亦必購募以校其缺軼而已遺失若此可見唐時諸史之流傳於世本自無多也今諸史徧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殘缺取北史補成之事則未嘗取南北史核對耳

周書

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棻所撰

也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為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詔修各史德棻已奉勅與庾儉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棻又奉勅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壽南北二史亦先就正於德棻然後敢表上則可知德棻宿學為時所宗矣今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隣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隣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隣大事也而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本紀則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為文襄帝十五年書文襄為盜所殺十六年書齊文宣廢魏帝而自立其於蕭梁之事則於魏廢帝元年總書云侯景之克建鄴也奉梁武為主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廢綱而自立綱弟繹討景擒之是為元帝於恭帝元年又書梁將王僧辨陳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為主此皆北史周紀內所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書法之最得者也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有九錫文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為嘔噎西魏之遜於周當亦必有此等虛文而周紀不載更見其剪裁之淨他

如趙貴等傳後總敘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
勳之典蘇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見一代
創制之事宇文護傳載其母子相寄之書十載下神情
如見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
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班亦非如宋魏書
之廣輯蕪詞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
其與明月公主亂故醜之周書但書魏孝武崩而不見
被醜之事王熙當元顥入洛曾受其偽官而周書熙傳
亦不書此未免意存隱諱宇文導傳侯景遣使請援朝
議將應之乃徵導為隴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隴右
二千餘里有何關涉據北史是時本令隴右大都督獨
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導於隴右也周書少此數語遂無
頭緒又獨孤信傳云景寇荊州乃以信為大使撫慰三
荆尋除隴右大都督則又似信先往荊州後任隴右矣
以北史參較則信本督隴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荆
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隴右也周書亦不敘明宇文
貴之子昕入隋為功臣周書以其為隋臣則不入周傳
可也乃又附於貴傳後既附傳矣則昕在周武帝時為
武帝決策攻克晉州及并州之戰武帝以失利欲還所
謂破竹之勢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戰即破晉陽此皆在
周時功績也而昕傳又不書未免取舍失當又皇后傳
每后必載其策立之文亦殊無謂至其編次各傳宇文

測測子深及宇文神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傳而另為卷王雄王謙父子也侯莫陳崇之與侯莫陳順尉遲迥之與尉遲綱李賢之與李穆趙貴之與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費筆墨矣

隋書

隋書最為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尚不及也或疑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掛漢書併侍直仗下煬帝斥為黑色

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踈略不知此皆事之叢碎無關係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入唐為民部尚書何稠入唐為將作匠陳茂入唐為梁州總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為立傳於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千百言敘為佳傳未免以其子元齡時方為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瞻徇耳張衡與晉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

事而衡傳不載僅於宣華夫人傳內附見之則亦未為
直筆至於韋孝寬雖立功於周然隋高祖攝政時尉遲
迴懷異圖孝寬奉命馳往察變得其反狀乃亟西還每
至驛輒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吏曰蜀公即尉遲迴將至宜速
具酒食迴果遣騎來追每驛無馬有盛饌遂追不及而
孝寬得回使高祖嚴為備則孝寬之盡心於高祖可知
是隋史宜為立傳而竟不書豈以周書內已有傳故不
復復出耶然其子韋壽方立傳於隋書則孝寬有功於
隋之處何妨於壽傳內敘入乃壽傳既不敘入又於其
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李密歸唐封邢國公以
其隋末嘗臣於越王侗故亦立傳於隋書然密入唐旋
復被誅之事何以又不書此不可解伊婁謙一生事蹟
俱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
編入隋書亦覺無謂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雩高阿
那肱聞之以為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
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
則述阿那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
明爽通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元感反
回兵擊之諸將以非詔旨為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元
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元感隋書
但云元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
不如通鑑之有生氣

